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  
孳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  
陰晚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  
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一旣云素願就謝仁  
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八藩之屬雖刻章  
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以實恃門闌之知



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况依茂  
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俯仰  
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明儒惠加多士雖  
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  
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  
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莫心居草堂之補處  
尚切光華

荅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以天涯獨冷之官  
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之况豈勝末路之榮伏乞

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  
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鴈而巾絜無定如雲堂旦  
過之僧比叨闈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刻章而待報忽  
捧檄以徑前久矣捲遊幸茲小憇此盖伏遇某官風猷疑  
粹志節清真念偃偃浪迹之安歸假疊疊餘談而借助遂  
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  
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剝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  
境敢傲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天官溝壑之憂伏惟



其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特詔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流落之餘曷副吹噓之

意感慚交集敷叙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狗監之吹

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號召尸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也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閩之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出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即上策勲之典士心闡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旣天定而勝入



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  
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為生賢佐雖遠  
敵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僕望  
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其官氣壓群公才周  
萬務識若著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  
大床之獨卧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恢  
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幃之籌真儒為邦寧止學俎豆  
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  
方遠同於文正即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  
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

尚賒於委骨猶復覲於伸眉仰跋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  
鋪張勲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為餘事任  
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公平可冀伏聞今昔  
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七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  
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止守堯舜尚無冠帶日蠻之理  
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况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岨  
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  
之憤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



夫何玩寇又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  
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禪民力孰奮  
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  
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  
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  
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儼  
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爽其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  
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鷲離風塵之  
望然飢寒感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德誠覬  
少回於曩睽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  
知己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  
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為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  
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污除書蓋  
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襲成流翰預廢嚴武之  
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  
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  
貴不驕有備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  
當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



亦叨俎豆於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  
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富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  
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  
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為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熾然  
某少從史氏之遊祖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  
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於提封曾未閱  
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禋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  
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

極崇欲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  
功比遄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  
於永圖股肱良哉恥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  
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鴈門之絕塞興植禮  
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懾殊鄰玉輦受  
渭橋之謁治借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傳之  
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  
遠寄殊妨孤墜眷驥老伏櫪知難効命於馳驅孤死首丘  
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為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  
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  
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  
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  
政一出於廟堂一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  
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  
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闔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  
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九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  
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於变色薦紳相賀  
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

之責艱哉克終廿亦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  
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  
終為盛世之幸民

荅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  
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  
傑佐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  
初叱乘輅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寢階清禁某自  
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於原野匠誨  
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墻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踰分  
已多置慚無所伏念其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  
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官獨為天下之畸人此由西蜀之  
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踈謂擯斥之是宜豈  
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郭愛惜人  
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  
叨臨遣某殿曆已久擁篲有期天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  
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荅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碩惇惇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盼  
踰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蕩文辭已困  
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然  
遲暮進梗野占奏空踈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  
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郭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  
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  
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  
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近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忝肩



過優慚惶莫喻伏念其多奇薄命予立孤生小智自私守  
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  
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  
以罄寫丹衷謂損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  
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  
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逖違燕語  
喜望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  
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

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官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  
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  
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泮  
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  
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  
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官或從於所欲  
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闌嘗塵埃  
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



遂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參戎幙之遊始被邊州之  
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  
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縮於印章已  
遽膺於號名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  
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貞儒以道德  
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恥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  
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新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  
被甄收某敢不欽散視豐凶之宜阜趨農末之病觀近臣  
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  
學過此以往夫知所裁

渭南文集卷第九

渭南文集卷第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  
寬溝壑之憂遂亦有丞掄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  
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工趨  
事之能迨後幕府之游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於萬里望  
飽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  
爲顏放則駭辭橫得虛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



再昇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名遂以羈旅入朝  
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  
忠厚念錦里十年之下某已足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  
特指漢節亦然遲暮神此恩榮某敢不歛散視豐凶之宜  
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立期無負於深知非俗  
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  
寬溝壑之憂遂亦有參榆之望慚汗爲之浹背感涕至於  
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方之志了無

赴工趨事之能有屏迹於寬閑已頽心於榮進徒中起廢  
方蒙棘道之除望外召回迷勿心表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  
奏空踈徒叨三棧之榮莫陳一得之慮猶名責實所宜伏  
司敗之誅含垢匿瑕行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  
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太衰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  
之朝七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  
絕吏並緣歛散視時益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  
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嶽



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貫民彝  
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  
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  
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退顧眷乳舊  
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始暫起於名邦即延登於政路其久遠  
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解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  
慰於窮途

荅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歎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  
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爽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  
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  
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即聞追詔遂陟顯途某託契至深開  
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卽君之  
貴

荅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消辰視印士心甚鬱謂斂經濟以惠小邦  
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事正直擇乎  
中庸崇論核言挺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  
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  
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



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察竄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為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蔽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旣闋超躡既多便安猶極徒以久違於公來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

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竒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寧廢於釁鍾此蓋伏遇某官禘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荻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長質疑問道自憐干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冀收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為遠吏之光華伏念某奉曲散材聳牙末



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遊隴蜀之境惟  
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力於文詞歲之名山本欲粗  
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  
下雖復顛隳於薄命要爲比數於明時而况乃皇華臨遣  
之榮易江表清間之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  
官誕保民彛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  
慷憫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  
途爲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  
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  
構楹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

荅於聖知亦粗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輶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  
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奉曲散材遭回末路浪遊山澤不知  
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題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  
娛流傳偶至於中都覽賞遂塵於乙夜既閱期年之久兩  
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秉輅於名部始終僥倖進  
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護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  
卓爲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屢下器  
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隳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簿



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搏搯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  
豕刺尚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洪上恩亦粗酬於鈞播過此  
以往未如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  
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  
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啻遠戍乃誤明  
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咫尺睿再三  
略有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官謗又辱詔追半  
道遣行雖歎棲遲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朝茲

蓋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姑令  
進退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效曲加拔掖俾竊  
便安某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  
東隅激勵衰疲尚未及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驅馳於近甸始終  
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  
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極超  
逾但虞薄祐之難勝曾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  
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粗



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追於顛  
隳茲蓋伏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革念器盈則覆推轂  
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優  
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  
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急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首於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  
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  
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  
途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

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粗  
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弁包之廣大再令進退之從  
容此蓋伏遇某官山立英資海涵偉量盡一劇論雖虞聳  
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改獲忝優除俯  
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  
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急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息  
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盼踰置慚靡所伏念某頽然  
遲暮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交舊半空



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掃軌於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既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玉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施妾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昇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踰置慚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于行寧非薄命舟近神仙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朽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麾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旣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嗑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老夫耄矣而無能寧

有澄清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明理之餘范提尺素驚

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陳檢汨沒簿

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徯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衮之忠  
上虛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  
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讎書  
群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後容屢動天顏之  
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  
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某屬以乘輅阻陪賀厦比  
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旦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拚  
躍罔罄敷陳

賀周叅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潤色  
之功疇咨若時登庸滋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  
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  
高文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見於世  
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于神明大業刻之  
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位施尊名震于方外  
一變猥釀枝駢之躰復還雄深灑噩之風縉紳竊誦而得  
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勲雖箕穎之志屢  
陳然莘渭之求焉徃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  
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



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一二已見謂  
於崇欲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毋困  
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簡者  
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思於挹  
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爲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綍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而  
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  
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  
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由常伯

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  
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建明謨網漏吞舟示太  
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蕉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  
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雖知薄命之多竒  
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驚馬妄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  
帆求之古不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  
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陸游游山陰陸游游山陰務觀著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  
絳綸出令薰潤色於皇猷  
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  
恭惟某官好是正直  
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  
崇言欲議皆可質於鬼神  
殆將與日月而爭光矣  
止當雷霆而獨立惟上聖克勤於總  
攬察群臣各盡於才能謂其代予言  
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  
老成况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



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闢國之盛衰官以  
人而輕重顛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鍾鼓之間歛福錫庶  
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  
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  
老矣尚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贄之恭恭惟  
某官與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  
誦相聞陶 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官海姑鴻漸於名  
場某偶此乘輶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藏

室讎書尚及 見雲霄之舉

解魁云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  
晚衰然擢秀遽勤授贄之恭

公以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浩闕早冠群仙之遊詞披高華旋觀一佛之出  
得人之盛五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  
大冊非復 人墨客感寓之詞宗論絃言盡得宗廟朝廷  
嚴重之體以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况今 聖  
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  
內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婉乎三代清議所  
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  
僑潤色雖旣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



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人曷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

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庶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材聱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供聲光散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闌之舊曲憐不

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表懦然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門向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窻伏望某官仁風翺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寔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剗心慕道誦丹臺之謚示笈少尉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杖拭付桐江千里之民



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頰伏念某元祐黨  
家紹興朝士池魚澆濬本思自放於江湖杜櫟支離久已  
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官以忘歸頃自吳中久  
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  
悲敢有擇去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  
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藐是羈孤孰  
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  
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  
閭閻廢斤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某官學窮突奧  
勲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

闕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擬陶至廣收拾無遺  
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爓和輿論開略彛章起安  
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  
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雞仰戴於深仁  
續鳧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梁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於  
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鄉  
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鷁退飛仕已冥  
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



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  
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  
言至擢髮而莫數頃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暇  
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吳越之  
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憇棠之愛提封其邇僅存買臣衣  
繡之歸藁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其官身扶昌運手  
幹化鈞一氣爲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宗桶各安小大之  
宜俯憐囊下之餘嘗冰筆端之潤推頽雖久省錄未忘謂  
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  
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燮和於輿論某

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  
日敢希身到於脩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踈忽喜長安之近戍期未及  
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瓢窮巷土  
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鑄而不  
成羽翮推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崇虛名結不解之  
讎羶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  
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  
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



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  
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  
自太公已久望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  
薦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  
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而某  
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衰尸  
之心薄福難與功名第恐有後臂不俟之相

謝黃叅政啓

病餘揣分蘄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於近郡感深  
雪涕慙劇駢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嶓巉絕身

行禹工貝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  
招羈此水之菟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  
髮種種但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廟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  
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  
盡洗七心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民有  
社地由左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  
如在六朝俗狀以自慙此蓋伏遇 叅政相公黼黻皇猷權  
衡國日及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  
臣士也矧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  
求其以備其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遶枝姑低回於



晚景垂五丹點礫儻邂逅於初心思感陳陳故故  
謝施參政啓

起由地界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鎮  
俯軫早綬之華僂倭拜恩謔諄叙感伏念其薄才繇力多  
病早衰不藉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  
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母哀王孫  
而進舍况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爨鍾誰其弗忍婦  
非束縵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  
遇先生分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脩  
門在望一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蓋伏

遇 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頽士託  
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  
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爲萬里  
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  
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果歸甄治之公旅進無  
階數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窮  
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驛顏感深雪涕伏念其遭  
回薄命顛顛餘生隸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辭卑弱



奇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搖搖而欲折食粥動  
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  
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况此名城今為近輔九霄嘉  
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為之地使  
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急雖  
枯仁先念舊  
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  
紓於溝壑為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  
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  
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在

明恩驚覺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

舍人云起自窮閭叨臨近  
郡為農為圃二年之冗不

治如絲如綸  
字之褒過寵

伏念某

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鷓鴣之行投

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鼇已媿於初心楚七澤之

蒼茫殪兒亦成於昨夢但欲負來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

歌甯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躡界近郡承流之寄所

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蒂掃

四世之崇陰得遂此行孰為之地此蓋伏遇 侍講給事

道本文王之正學誦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

上晷息邪說而距詖行遂壇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



一夫之獨泣其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辨悉逝麗藻上雲餘於膚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其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此雖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艱難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界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踈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聞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幘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

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誼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慙然獲舊青氈在裏門而其寵發春伊始坐歎多間願遵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旣復歸於釣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絲力栖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鴈食無儲鷄



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  
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  
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  
猷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  
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齎遺  
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扆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  
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其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  
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  
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時  
表之顯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  
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齏已消壯  
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未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  
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擿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  
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頽齡安國之擢徒中曷  
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輿博取衆材婁抗  
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湏光範之書施及妄庸未忘夙昔  
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罪愆使為全人以畢餘日  
某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推魯少



文之請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  
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違咫尺既諧就日之心父命  
惟所東西况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某下  
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  
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靡待於德  
高災非由於福過斷以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禰禠忽  
忝乘軒之寵此蓋以遇某官道窮實與氣塞堪與南山之  
石巖巖帝資宿望雖以袍之意恋恋士感誠言哀細德之峻

微開鴻鈞之塊北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被衆譖亦  
吹毛之已甚未加緹網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莢材樂育之  
中實創見於薄俗以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  
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下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  
倒具陳慚惶無措

謝臺諫啟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  
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  
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  
其弥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



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官  
關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  
蓋伏遇某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之  
後坐銷浮偽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詭誣之  
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  
法而法在先務去姦以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  
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謝監司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  
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

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  
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  
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官關  
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家上冢之榮此蓋伏  
遇官學貫經郭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軺豹尾  
屬車即超登於禁路尚容衰悴之迹暫托澄清之餘某謹  
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以近民  
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荅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情文



甚寵衰晚增光伏念其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  
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病之相  
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寧延和之細伏恍若隔生分新定  
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  
其顛頽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  
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  
慙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  
奉丁寧之誨用寬瘵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齊畫奎文新內閣圖書

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拜恭惟某官學道愛人  
至誠格物德兼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  
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取工將階言語侍從之除  
游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  
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乘輅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  
廣才踈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不  
過一枝幸卑棲之有託

與汪即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景乞祠得郡尚記錄於明時夙戒  
行鱸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笠



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  
傳旣罪愆之未洗復裹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  
延和之細伏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  
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顛顛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  
諾遂容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其扶僊以來罔功是  
懼決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鄰燭之餘光遂密依  
於覆護其為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臯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隣邦公將假道於虞  
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

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  
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  
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  
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即歸覲於凝旒  
瞻詠之私敷宣曷旣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符亟聞殊曠  
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  
切以 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 裕陵新六官  
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安危



至以明詔特列於訐謨尤爲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  
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  
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其官躬閱深魁碩之資  
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寔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  
雖踈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旣去而見思世方譟譟以  
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  
勞淵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  
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  
塵復列聖在天之讎據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  
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浯溪深刻尚自力於斯

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  
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闌之慶某聞  
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  
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人之官  
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  
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不避始也負當  
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  
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



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但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  
謙有加權益隆而量具測姑小煩於繩繭即進與於弼諧  
豈惟斯民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天  
白日之下今其始矣辛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鄰之榮妄  
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欲議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  
私憂妄有一二爲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  
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壹



